



一星运动

傅雷曾说,他一天只能翻译一千字,按照今日的水平,恐怕不要等上门抄家,早就瘫毙在弄堂房子楼梯底下了。在傅雷的年代,做翻译家真是一件苦差事,没有多少参考书,连英译本都难找。不过好处就是竞争少。

而现在,光是《小王子》中译本就有将近四十种。译本多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,很难说。以法语的难易程度来说,翻译《小王子》的难度并不高,大家都想分一杯羹,市场就大了。

李继宏翻译的《小王子》号称“最好译本”,而其内容却被挑出多处错误,“最好”的说法遭致抵抗。上海九久读书人编辑何家炜号召网友在豆瓣给该译本的《小王子》打一星的评价,浩荡之势,成为“一星运动”。

“不反思,那些血就白流了”

语出陈小鲁。作为陈毅之子,陈小鲁一直保持着低调,但2013年10月,他组织了一场同学会,公开向“文革”中被批斗的老师致歉,随后在媒体采访中表达了自己的意图。

红卫兵致歉在近年陆续出现,在“文革”中被迫封存关闭的,随着内疚和罪恶感的多年酝酿发酵,逐步暴露。心理专家发现,“文革”遗毒正在代际间传播,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文革”从未远离。

或许“红二代”的挺身而出能起到示范作用,揭开伤口并非为了再次伤害,而是回归正常。



《第七天》

余华新书《第七天》恶评如潮,平心而论,这部小说并没有那么糟糕。尤其是以死者的视角,对这个魔幻中的现实社会有一种冰冷的观察,还是新颖而讽刺的。倒是余华讲故事的方法值得一说,他这七年里面,写作的时间大概不过三个礼拜,许多故事简直是直接从微博或者新闻中复制粘贴过来的。既然这样能卖七十万册,那就别怪读者要吐槽。

观众往往有一种期待,期盼多年,出来的一定是好作品。其实艺术文学都一样,越号称精心炮制的往往越糟糕。谁保证七年写出来的一定是好东西,曹禺一辈子就写过那一个戏。

韩寒、方舟子入选“科学人物”

“代笔”事件让韩寒和方舟子彻底站在了对立面,其效力在2013年初的“2012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”评选中再度发挥,两人均均为候选人,但拒绝同台相见。韩寒的入选理由是主编大型科普书籍《地球往事》,方舟子则是为打错假而道歉而入选,为此他愤愤不平,“更变态的是,组织者竟把韩寒也列为候选人!”最终两人均落选。

柴徽因

柴静新书《看见》发布会上,清一色的男性友人站台,包括张立宪、崔永元、白岩松、罗永浩、周云蓬等人。这个阵容被贴上了“公知”的想象,让大众发挥想象力,借林徽因微妙的男性友人关系,顺势创造了“柴徽因”一词。这其中不乏探寻柴静私生活的心态,也因此有了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、“劈柴”的戏说。事件进一步发酵至“公知女神”事件,姚晨、汤唯、曾子墨等具备知性形象的女性,被列入其中。

“采访是一种抵达”

语出柴静博客,表达对新闻工作者任务的看法。借由“柴徽因”事件,讨论从柴静的私生活,逐渐蔓延到其本职工作。闻丘露薇率先提出质疑,认为采访就是找出新闻点,看清事实,找出原因,“记者只关心新闻中的人,而不是事件背后的原因,这是不称职的。”

记者中的“女神”柴静在这一番激烈讨论中,有走下“神坛”的意味。